

# 几垄菜畦一个田园

□ 王国梁 (河北)

读着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我要起身离去，去湖心小岛茵尼斯弗里，用粘土和树篱，搭建一栋小木屋在那里；我将种植几垄豆角，为蜜蜂建造房子，孤独地生活在蜜蜂喧闹的林间空地……”我心中不觉荡漾起一股惬意和柔情，感觉身心无比放松。

我想大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而每个人的田园梦各有不同。在我心中，几垄菜畦就是一个田园。我很理解叶芝“种植几垄豆角”的心愿，这种朴素而生动的愿望，正是人们内心深处渴望回归的反映。我们的心灵家园，有了几垄菜畦做铺垫，就会呈现出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美好。

菜畦的美好在於，观赏价值与实用价值兼具。几垄菜畦既可以当花看，又可以借此烹制出人间五味。相比较来说，菜园比庄稼地多了几分诗意，比花园多了几分质朴，是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所在。

乡下的菜园，一垄小葱，两垄韭菜，三垄南瓜，几垄豆角，翠绿绿，嫩生生，高低错落，俯仰生姿，活脱脱一首婉转精巧的小令，长短句摇曳出万般风情，平仄之间有优美的旋律和动态的美感。微风吹过来的时候，菜畦间的绿叶抖抖地舞动着，叶与叶呼应嬉戏，一派生机盎然。花开时节，明黄的南瓜花，紫色的豆角花，好像彩蝶一样在绿叶间翩跹欲飞。当然，蝴蝶和蜜蜂也被吸引而来，园子里热闹了起来。有了花朵的点缀，有了蜂蝶的流连，菜园里便有了缤纷的色彩，有了芬芳的气味，有了盎然的生机。那样的几垄菜畦，营造了一个有声有色、有香有味的田园梦境。

菜园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观赏价值只是它最肤浅的层次。在菜园里，你会享受到一半田园一半生活、一半清欢一半烟火的别样意趣。菜园里的蔬菜品种繁多，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种下适应不同时令的蔬菜。蔬菜们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可以使菜园长时间保持生机。初春的时候，沐着潇潇细雨，你在菜园里流连，很自然地回想起杜甫的诗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满园的蔬菜，绿意盈盈，柔嫩可人，你一定还会想到苏轼的诗句：“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到了秋末，大白菜丰收，你会想到“秋末晚菘”这样的话，经霜的白菜给你甘美醇厚的味道。守着一个菜园，就是守着细水长流的日子，不愁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

几垄菜畦，一个田园。我想菜园除了观赏与实用价值之外，更多的是带给你精神层面的满足。生活在都市中的人，都有一个田园梦。我们梦想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不一定要采菊，采菊有点过于超然了，在菜园里采摘蔬菜，照样可以获得宁静悠然的心境。当你在都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回归故乡的小菜园，左手采一只丝瓜，右手采一把豆角，享受一份岁月的清欢，也品味人间的烟火之味。那种纯粹天然的气息，一定会让你瞬间破防，回归最初的模样。

自然的清风吹动你的衣角，菜园的馨香浅淡萦绕，你卸下了铠甲，以最柔软的姿态对生活赐予你的自然之趣。

# 乡间五月人倍忙

□ 杨力 (四川)

初夏的大地，满目青翠，山岭植被繁茂，田野秧苗青青，好一派“四山矗矗野田田，近是人烟远是邨”的乡村田园风光。“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小时候，一到五月天，勤劳的父母总是一早出门，他们头戴草帽，高挽裤腿，一心奔向呼唤他们的秧田地。欢喜的稻谷经过晒种、浸种、催芽等一系列辛苦的作业工序，即将从苗床上移植出来，奔向大地母体的怀抱。而父母，还有左邻右舍的乡邻，会让秧苗插满整个田野。

插秧的手艺，来自一代代传承，中指钳住秧苗根部，掌心朝向秧苗，食指和中指顺着秧苗根部稍加向下插入泥土，一般三四根秧苗为一组，它们像听话的精灵，在农人灵巧的手指上翻飞，在田野上竖立起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苗阵。微风吹过，苗浪翻滚，农人们擦着汗，一边喝着解渴的茶水，一边欣赏着他们的杰作，一块块秧田就是他们最用心栽培的孩子。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脚。”老一辈手中的辛劳，孩子们总当成趣事，记忆之中，我也插过一次秧。那天我背着书包放学，经过村东头的秧田时，正遇上大人们插秧。见我看得不肯离去，向来喜欢小孩的富贵叔招呼我也下田试试，就是这一试，让我知道了插秧的辛劳。

踩着齐腿的稀泥，一边插秧一边后退，每走一步都是负重；长时的躬腰，难忍的腰酸背痛，难怪每晚回家父亲都要帮助母亲捶背。听说过“插秧、割禾、走长路”是当时的三苦，没想到刚一下田就体会透彻。再看旁边的富贵叔，一排排秧苗间距两拳，插得整整齐齐宛如艺术，而我却像走蛇形，看上去十分滑稽。父母在远处嗔怪我，富贵叔却没事似的大声说：“小娃子肯干是好事，种出的稻子一样香！”

秧苗插完后，父母和乡邻会轮流去巡查灌满水的秧田，遇到天气变化，他们会做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白天放水晚上灌水。我初时以为这是瞎折腾，本来很辛苦了还无事找事，后来还是富贵叔给我解释，说遇上气温变化温度低，为了防止秧苗受冻，会白天放水方便秧苗照射阳光，而夜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则给秧田灌水让秧苗保暖，这是千百年来祖宗留下的经验。

五月的日子秧苗长势好，不消几日

便已盈尺，这时秧田周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人，他们在田埂上捉黄鳝，伺机还想套几只秧鸡。有一次他们捉住了一对秧鸡，这对秧鸡在布笼子里凄厉地叫着。还是富贵叔，上前和这些人理论，让他们把秧鸡放了。这些人不解，秧鸡吃嫩苗，是破坏庄稼的，杀了不可惜啊。富贵叔说：“秧鸡还吃害虫呢，比起嫩苗，功大于过。再说了，动物都有灵性，每到这个季节才出现一次，为什么不能和它们好好相处呢？”说得这些人无言，只得把秧鸡放了。

“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五月的日子，插完秧的父母再辛苦，也不忘收工时顺势采些桑椹果回家，既满足口福，也犒劳一下疲惫的身心。借着月光，父亲啜着小酒，母亲收着蚕茧，不时交流一两句农活，再奔波辛劳的日子，也是云淡风轻。

今天，不管是插秧、割禾还是走长路，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出门有了代步车，广袤的田野，处处涌动着乡村振兴的气息。但不管时代怎样变，每到这个季节，“一把青秧趁手青，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的美丽乡村画卷，总是年复一年，不断在乡间田园，也在我们的心间上演。

# 母亲的针线

□ 向墅平 (重庆)

村庄。沉浸在无边往事的回忆中老屋。静默着屋檐上，滴落旧时的光阴

母亲。面容安详坐在屋门口用手中的针线，细细地细细地，缝补着人间岁月里的千疮百孔

# 梔子花开

□ 三都河 (湖南)

你家门前的梔子花开了是白色或淡黄色我忘了你坐在门槛上望得出神大大的眼睛水灵灵的每朵花都能结出一个绿珠子一串绿珠子就是一副手镯或项链那是我们童年最大的奢侈啊我们盼着绿绿的叶子护着绿绿的珠子快快地长大

你家门前的梔子花开了是一朵花就可开出一个笑脸一朵花就可开出一串欢乐童真的岁月与自然保持着最近的距离梦想与现实常常重叠鸟兽虫鱼在眼里梦幻般鸣叫一草一木发出的声音可让我们高兴得在心头炸响炮竹

你家门前的梔子花开了我偶尔的路过欢喜得像淋了一场阵雨请送我几个绿珠子吧我会把它放黄时间会呈献出它天然的含金量教任何钻石珠宝倏然暗淡无光

# 妥协

□ 红线女 (重庆)

隔着一千里我还是很想知道你爱的荷花是否凋零落下的花瓣像不像一个女人逝去的微笑、青春、和飘飘长发

你没有回答那支烟拼命地站起来慢慢弯曲，低下去，又低下去阳光依然那么清晰地，在心痛的地方亮起

“——我们都这样了——你不用再妥协”

我绝对不是为了你堂而皇之的妥协才把自己幽禁荷叶一直绿到十月它通体幸福从不运行很像你和一个人的影子



摄影：周宇

# 铜元局简史

□ 司马青衫

因川汉铁路导致的保路运动席卷全川，清廷调动5营武昌新军赴川镇压，武昌空虚，起义由此爆发)，公司成立后，大家一测算，修一条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需要5000万两白银。钱不够，怎么办？当时的川督锡良真聪明，把脑袋一拍，在“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和官本之股”外，另想出了个“公利之股”的招数：把募集来的股本金，再去投资，投资收益（即公利）充做新的股本。重庆铜元局，就这样诞生了。

锡良们很会算账，计划把股本100万两存入当铺、盐局，再借出来150万两开办重庆铜元局。这个新办的铜元局，产权属于铁路公司。但最后开办的时候，实际只拿出了80万两（一说累计花了180万两），而且是直接从股本金里面划拨的。

为了给川汉铁路凑钱，而且坚决不能要外资介入，早在1888年，就有英法资本表态，愿意出资修建川汉铁路，激进的爱国者们绞尽了脑汁，除了办印钞厂（铜元局）这个最赚钱的生意，还先后把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金存入上海、武汉数家钱庄拿高息。

最了不得的是，还划出了85.2万两银子去上海炒股，买了当时著名的骗子股票——马来西亚的兰格志橡胶园股票。

最后的投资结果是：存在上海钱庄里面的钱，因1911年上海股灾，亏损200万两以上，加上炒股、办铜元局等亏损，整个“公利之股”，共亏损超过300万元。

至于那堆不值钱的兰格志股票，在1911年底，被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拿去，在日本人那里抵押了25万大洋，全数购买军火，组建了一支蜀军打回四川，即后来著名的川军第五师。刘伯承元帅就出自这个部队。

而在武汉钱庄的钱，被在川军中赶出四川的杨森，取出来做了东山再起的本钱。

## 2/ 铜元和银元

1905年，建设铜元局的资金就全部到位，但直到1913年，民国都成立两年了，铜元局才正式投产。

本来想靠这个铜元局，为川汉铁路挣点钱，哪晓得，等清政府都垮杆了，这铜元局还没有开工，效率实在太低了。

当然，何止铜元局，就是川汉铁路也是效率低下的样本。集全川之力，募集了2337万两白花花银子（近一半股份是强制全川百姓入股，即“抽租之股”），但是，从1904年到1911年整整7年时间，只修了十几公里运料的铁路。

后来，有人把川汉铁路以及后面的保路运动，当作清末爱国运动的典范之一。但是，爱国爱成这个样子，高官发财、百姓亏

钱，在下实在不敢苟同。再说，川汉铁路一打上金光闪闪的爱国招牌，“不招外股、不借外债”，甚至股民也不准把股份转给“非中国人”，立马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效率再低、亏损再多，我这是做的爱国生意，你清政府如果想引进外资，就是“夺我路权”，哪怕你清政府要收回铁路，也必须把我炒股亏掉的钱、大吃大喝花掉的钱，尽数补上，不然就是不支持爱国行动。从现有资料看，自1905年从苏家坝购得200亩土地，用于修造铜元局后，工作进展就一直缓慢，仅仅去上海订购机器，签约就花了两年之久。

两年时间，订购了英式和德式设备各一套。与之配套，在苏家坝江边，分别修了德厂和英厂，用于放置德式和英式设备，但是，花巨资购买来的英式设备，一直没有开封使用。德国设备安装好后，又因为原料铜未能大批量解决，以至于“仍不能正常生产”。

据曾任铜元局公务科科长傅友周回忆，如果英、德厂日夜加班，可日产铜元30万枚、银元8至10万枚。真如此，可谓财源滚滚呀。铜元的学名叫“大清铜币”，是当时银元的辅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角”。一枚铜元面值不定，当初才出来的时候，视重量不同，分别“当20”“当10”“当5”和“当2”。就是说，一枚铜元，可以分别当20、10、5和2枚制钱用。

大清铜币是1900年从广东开始铸造的。1903年，四川铜元局学习广东经验也铸造铜币。这个时候的铜元非常值钱，原定一块银元的官方兑换价是一百当10铜元（即1000文制钱，也就是民间说的一串、一吊钱），事实上，成渝两地在1903年底，一块银元只能兑换80、90枚当10铜元。到宣统年间（1909—1911），铜元开始贬值，但是一块银元也能兑换120枚左右的当10铜元。

铸造铜元能挣钱，因为铜元里面的铜含量并非十足。在重庆铜元局开办的时候，每100枚铜元的成本，只需要3钱2分多一点的银子，就可以兑换整整一块银元，利润空间非常大。国家规定紫铜95%、铅5%，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紫铜能够到70%都已经是上好的铜元了（也就是说，价值一块银元的100枚铜元，其成本只需要2钱银子左右）。

重庆铜元局的铜币，一开始就是按照70%的铜，30%的铅铸造的，利润也不低了。到后来，这个比例都保不住，铜含量经常只有60%甚至50%，铜的质量也每况愈下。铜元局才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规矩，用进口的英国紫铜，再改用日本铜，后来又改为云南东川铜，最后，干脆用品质最低的云南昭通铜。铜元局用的这些铜，相当时间都是重庆聚兴诚银行独家代购，这家四川当时最大的



铜元局老厂房纪念馆。

民营银行，靠此单大业务，挣了不少银子。铜元面值呢，也越来越大。从最高当20，很快就推出新产品当50、当100。这其实就是通货膨胀。1920年代初期，黔军袁祖铭部盘踞重庆时，就把市场上收回来的小制钱，以及当10、当20、当50、当100的铜元，全部统统改铸成面值当200的大铜元，挣了不少黑心钱。那时，银元和铜元的比值，也快速贬值到一块银元换10多千文，也就是1比1万多，最恐怖的时候，这个比值达到1比3万多，相当于一块银元可以兑换当200的铜元150枚以上，货币贬值30倍以上。

铜元局也铸过银元。1920年左右，应重庆商会的要求，为重庆各商帮铸造过大约100万元银元。当时重庆有很多老外，军阀们不敢大打出手，重庆政局相对稳定，重庆商会干脆就委托铜元局加工银元。

## 3/ 你争我夺铜元局

铜元局既然是一块大肥肉，必然就你争我夺。

每一任局长，来头都大得不得了。几乎当时所有的大佬，都把手伸进了铜元局。梳理一下历任局长，可以看出端倪。

1912年，民国元年，铜元局开业在即。北洋政府把重庆铜元局收归国有，叫作“财政部重庆铜元局”，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年份，铜元局一直掌握在地方当权派手里。

民国时期首任局长李哲夫，就是当时四川都督胡景翼的兄弟伙。第二任局长，干脆是当过几天四川都督的蒲殿俊（还担任过北洋政府内政部次长的兄弟蒲季和。第三任局长吴明远，又是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吴鼎昌的兄弟。吴鼎昌可以称作袁世凯的金融管家，又是大公报的社长，影响力巨大。此君后来投靠老蒋，任贵州省省长、国民政府文官长，妥妥的正部级。他的兄弟掌管了铜元局两年。这两年，铜元局亏损40多万两银子，据说仅仅是打牌他就输了一万多两。



早期大清铜元。

看名字，铜元局就是个有钱的地方。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个有钱的地方。重庆地区最早的，也是当年唯一的铸币机构。清末民初，铜元局是各路军阀必须占领的地方，哪怕是打败了撤离重庆，铜元局也列在必抢清单的首位。仅仅在1923年这一年，黔军周西成师（后来的贵州省省长），就分别7月14日、8月21日和9月4日抢了铜元局三次。

## 1/ 铜元局由来

铜元局是1905年以后才有的名字，此前一直叫苏家坝，就是现在菜园坝大桥南桥头，严格地说，铜元局就是苏家坝的临江部分。早在1890年，即重庆正式开埠的前一年，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美孚公司，就在苏家坝建造货栈。所谓货栈，小一点的现在叫库房，大一点的叫物流园。这应该算是南岸区最早的外资公司之一吧。

铜元局，顾名思义，是造铜元的地方。有些文章说，重庆铜元局是四川最早造铜元的地方，这是胡说。

1896年，成都成立了个银元局，开始造银元。1903年，银元局内新设“四川铜元局”，开始造铜元。1905年，两局合并成四川银铜元总局，后来改为成都造币厂。所以，重庆铜元局，只能算当时四川的第二个铜元局。

成都版的铜元，产量非常大，当时是川渝两地主要流通的铜元，从1903年到1911年，四川铜元局共铸造了7亿多枚铜元。这期间，重庆铜元局还没有开工呢。

只是成都已经有了一个铜元局，为什么还要在重庆新设一个呢？

其实，重庆铜元局不是政府搞的，而是一家企业办的，这家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川汉铁路公司”。

1904年1月，这家间接埋葬了清政府的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说间接埋葬，是

但是，铜元局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到了现在。